

高考,那些曾被追捧过的热门专业

■唐螂

每年高考录取,热门报考的专业,多半会成为坊间的谈资。高校受热捧的专业,被认为是社会未来就业热门的风向标。这种看法不一定科学,但或多或少反映着未来精英们对社会的一种期许。当然,其中不乏实用主义的学业选择。有意思的是,广东今年的高考录取中,华南农业大学出现了火爆的情景,提前批次招生一改往年缺档的尴尬,以往招生不理想的兽医专业报考人数激增,动物科学、植物保护、草业、农业机械化等曾备受冷眼的专业报读均超过计划数。

华农的这些专业之所以成为宠儿,是考生们猜想,未来生活中对这些专业人才的需求,

可能大于其他学校的其他专业。看上去,城市宠物、农村畜牧、城市绿化、农场农机等等,都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。其实,历数那些年曾被追捧过的专业,还是有些意思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恢复,人才匮乏,什么专业都畅销,只要是大学生,都受欢迎。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,外贸、外语备受青睐。九十年代初则金融、法律、会计、税务被普遍看好,此后建筑规划、传播广告又盛行一时。新世纪之后,经济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又曾被看好。至于理工科,也经历了从自动化到计算机技术到化学医药、生物工程等联袂受宠的过程。

哪怕只是粗糙的历数,也能看出,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培养的脉络。社会的优才,始终是冲着社会需求的热门就业岗位

去的;人才的流动,最终是向着具有广阔就业空间和上升机会的领域奔去的。不过,从目前每年就业情况看,大学生们选择专业的初衷,与社会的就业需求,并不总是恰好配套的,往往出现错位得离谱的情况。看看每年毕业季里,学校和毕业生使尽法宝找工作的“盛况”,并不亚于“春运潮”,这说明,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中,学业与就业两者之间,接轨不畅,这是政府及公共管理中值得重新审视的迫切问题。

在我们的公共事务字典中,往往把大学生就业与普通社会就业分裂开来看待,仿佛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,但事实上,大学生就业也是社会就业的组成部分。在一些发达国家,大学学籍是个开放的系统,学生们并不一定毕业了才能就业,很多的学生得到学籍之后,也

可以保留学籍先就业,获得一定就业经验之后,再回来继续学习也未尝不可。这样的制度设计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毕业季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峰值问题。而对于那些先选择就业的未毕业大学生们,在心态上又没有与社会就业人群的疏离感,毕竟,还没混上学历,就业要求也会适度降低。本科教育,在现代教育中,依然是素质教育的部分之一,是专才教育的预科而已,所以大学所提供的学习机会,应当是宽进严出。至于社会的用工制度,也不必把大学毕业看做一种资格,其实,那不过是学习的经历而已,肄业和毕业,都是一个过程。很多人都把大学毕业看做在社会里向上流动的一个跳板,但是,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,人才流动归根到底还是以能力作为基础的。

VIP 厕所

■文/言者 图/春鸣

广州王小姐去丽柏广场逛街,在商场2楼突然内急,却被挡在厕所门外。原来,该厕所为“会员专用”,需刷会员卡才能进。最后王小姐在商场4楼才找到普通厕所。据了解,想要成为该商场会员,需当日消费满2.5万元或半年内消费满5万元。上厕所要刷会员卡,此做法引起了顾客的争议。

人类社会,大约始终是有等级的。古时,从皇亲贵胄到皂隶小民,无论衣着还是出乘,甚至礼乐等,都有严格的等级设置,僭越了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即便如此,似乎也未听说过厕所分等级的记载。然时至今日,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,在公共场所,居然冒出了“贵宾厕所”的玩意儿,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商家的如意算盘或许在于提高VIP客户的地位,以此招揽生意,固然精明,但顾客是否会因“内急”而豪掷重金加入VIP行列,却是不靠谱的事。而商家却可能因此得罪诸多潜在顾户,实在是未必划算的买卖。



走出空调屋更容易贴近群众

■赵丽

高温愈演愈烈。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,赤日炎炎,山东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。连日来,高温热浪已经席卷了全国许多地区,有的地方最高温度甚至超过40℃。

炽热的太阳烤着谁都能难受,不过,对那些一线劳动者、家境不太好的老百姓来说,这种天气更难熬。实际上,达到一定程度的高温也是种灾害,不能满足于不疼不痒的应对。领导干部可不能老呆在空调屋里,把“高温经济”、“冒酷暑、战高温”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,应该多体验一下群众的难处,争取拿出更多“清凉”的行动来。

每到酷暑时节,从上到下通常会采取各类劳动保护及防暑降温措施,但遗憾的是,有相当数量的措施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最后流于形式,不了了之。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,部分公职人

员,尤其是领导干部未能和老百姓感同身受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事实已经证明,高温达到一定程度,对老百姓生活、工作造成的困扰是很严重的。远的不说,在今夏出现的高温天气里,中暑、热晕的案例已经出现。2010年8月前后的那场高温天气,甚至夺走了多位户外劳动者的生命。

不过,当下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,只是把高温应对当做例行公事来抓,该吆喝时吆喝一下,对待高温远不像对待台风、洪涝、暴雨那么重视。许多领导干部有这样的思维:高温虽然折磨人,但“忍忍就过去了”,不必搞得大兴师动众。有些地方甚至还要发挥战斗豪情,把“冒酷暑、战高温”当成职业精神来提倡,甚至把高温视作拉动消费需求的商机。

面对群众提出的高温补贴发放不到位、纳凉消暑场所少、绿树消失太快等意见,有些人甚

至认为这是“娇气”的表现,“以前啥都没有时怎么能习惯?”当高温下的劳动保护、民生诉求和招商引资、地方GDP发生冲突时,他们对前者更是提不起兴趣来。

说到底,虽然在同一个太阳底下,但由于身份、职业和贫富的不同,高温对个人造成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。露天劳作和呆在冷气房里肯定不一样,一直吹空调和没空调也不一样。如果平时“深居简出”、晒不着太阳,自然很难体会到高温对普通家庭造成的苦恼,也摸不清应该做些什么。

现在显然已经过了不顾个人的尊严、健康,一味让人们在高温中比拼忍耐力的时代。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走出空调房,多去体验老百姓的难处,将心比心,看看烈日当头自己是不是忍受得了,看看老百姓最需要什么。眼下还没入伏,今年的高温天才刚开了个头,有些事情要做还是来得及的。

学生游泳政府给“高温福利”

■周稀根

记者最近从武汉市体育局了解到,从本月11日至25日,武汉市35家指定游泳场所每天将免费向中小小学生开放四个小时,这已经是武汉市连续第五年由政府买单,让中小小学生免费游泳。

高温酷暑,孩子们到哪里能既经济又安全地消暑享清凉?武汉市数十个游泳场馆的免费开放,无疑是对全市中小小学生的一次高温福利,而这个已持续了5年的福利,显然是政府买单的结果,其意义可谓非凡。

一提到中小小学生的游泳问题,必然涉及到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馆严重不足。我们当然希望各地政府都能在民生投入上注重孩子们

无处游泳的问题,投资建设一定的游泳场馆。但我们从武汉的政府买单来看,显然亦可以走利用社会资本之路,援引已经建设的公办或私立的游泳场馆力量,作为中小小学生暑期游泳的必备场所。政府只要投入一定的类似“场租费”,而无需再投入大量的场馆维护成本,即可为全市的中小小学生提供免费服务,这样的福利不仅显得量力而行,并且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。

更为重要的是,每到夏季即成为中小小学生溺水的高峰期,有的是因为学生不会游泳而意外落水身亡,也有的是孩子们没有专门为之配备的游泳场馆,最后选择野泳方式,结果频频发生落水死亡事故。而政府通过集中买单的办法,不仅是为更多孩子学习游泳技能带来了动力和

提供了场所,而且更是预防他们野泳出现不测的最为有效的形式。这样的人文关怀是细微的,但更是大有可为的。我也相信,通过5年来的政府买单,武汉市的中小小学生意外溺水事故数量定会大大降低。

学生游泳,政府买单,可谓简单易行,而实际效果更是不可低估。既然武汉市政府已把这项福利发放给全市中小小学生5年时间,那我们其他城市是否也该尝试推行这项“低投入、高产出”的社会福利呢?关心孩子们的游泳问题,并以政府买单的形式形成惯例,其功效近的还是提供学习游泳场所、减少中小小学生意外溺水事故的实际收效,但远的却是增强中小小学生体质、推进全民健身运动、提高素质教育成果的必要投资,意义非凡,功莫大焉。

贺江污染 莫再浑水摸鱼

百姓观点

■付瑞生

广西贺江污染事件持续发酵。环保部专家7日在发布会上说,从贺江马尾河段河口到广东省封开县110公里河段,中间还有个合面狮水库,水体都受到镉、铊污染,不同断面监测到的超标范围不等。截至6日晚监测数据,镉浓度最高超标5.6倍。

上游广西西南镉污染,下游广东港澳遭殃,并不是头一回。当年云南有两个司机把几千吨毒铬渣倒在珠江源,广东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,司机倒毒渣毕竟是偶然事件,而此次的贺江污染事件看上去并不偶然。因为,最新报道称,贺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,当地已排查并断电关闭112家包括部分矿厂在内的企业,对其中50家可疑企业取样调查,尚未确定污染源。

也就是说,上次只有两个嫌疑犯,如今有100多个嫌疑犯,排查起来自然困难。这就好比三十六计中的“浑水摸鱼”,几百个小矿企沿江一字铺开,安能辨谁是雄雌?当然我相信这不是有意为之,而是一直如此。如报道所说,地方监管部门曾清理整顿过,半年前贺州市还特别开展了“清洁江河”整治行动,断电关停了部分小企业,但后来又“死灰复燃”,部分企业还伪装成民房,私自拉电开工,夜晚偷排。

如果不是此次排污突然放量,哪会摊上大事儿?或许按照一些专家的一贯解释,只要矿物质不严重超标,过个“7到15天”,就又是无毒无副作用的山泉。抑或公众真正该追问的是,浑水摸鱼的是这些无良企业,还是地方政府?贺江污染到底是毫不知情,还是你情我愿?

当然在污染治理中,“同饮一江水”的伙伴之间最难达成一致。譬如当年的莱茵河治理。从1963年沿河各成员国虽然签订《伯尔尼条约》,到1986年桑多兹事件爆发,数百公里河面被剧毒化学品染成红色,动植物全部死亡,下游所有水厂被关闭。沿岸各国早前投入的数百亿美元一夜付之东流。于是,各方痛定思痛:除建立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,建立健全了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外,就是赋予处于下游受害最大的荷兰最大发言权,因为下游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能敦促各国执行决议。莱茵河从此重获青春。

落后地区要的是GDP,发达地区要的是碧海蓝天,各有诉求。在此何妨学一学“莱茵河模式”,在机构协调,有效监督外赋予下游最大发言权,构建出流域治理的“贺江模式”。治理当有清晰的角色定位,各方再如此浑水摸鱼下去,罪莫大焉!